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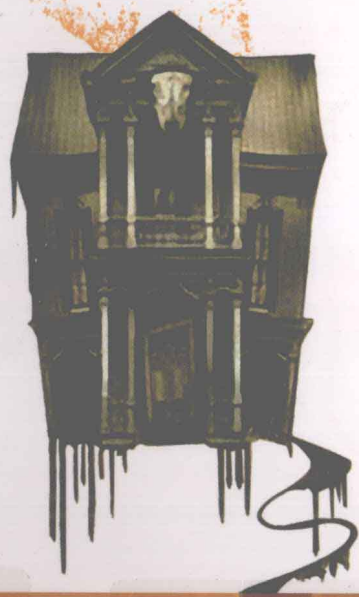
# DARK LAWYER

# 黑暗律师

## 天国的阶梯

(韩) 都振棋著 王辉译

为了你的微笑而生，为了你的亲吻而死，  
我是善与恶的影子。



风靡亚洲的  
“黑暗律师”

——系列——

法官作家推理力作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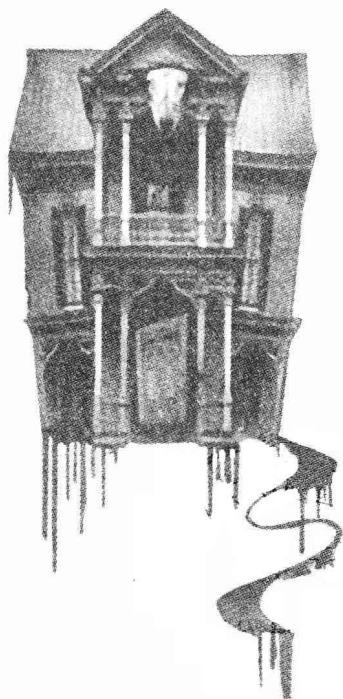
中南出版传媒集团  
湖南人民出版社

# DARK LAWYER

# 黑暗律师

## 天国的阶梯

(韩) 都振棋著 王辉译



中南出版传媒集团  
湖南人民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黑暗律师：天国的阶梯 / (韩) 都振棋著；王辉

译. -- 长沙：湖南人民出版社，2011，9

ISBN 978-7-5438-7866-2

I. ①黑… II. ①都… ②王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韩国—现代 IV. ①I312.6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197723号

## 湖南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

图字：18-2011-296号

Copyright © 2010 by Do Jin Ki
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12 by Shanghai All  
One Culture Diffusion Co., LTD.

This translation wa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Dulnyuk  
Publishing Co., through Silkroad Agency, Seoul.

All rights reserved.

出 版：中南出版传媒集团·湖南人民出版社

(地址：长沙市营盘东路3号 410005)

经 销 者：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者：北京佳顺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：880×1230 1/32

字 数：200000

印 张：8.75

出版时间：2012年10月第1版

印 次：2012年10月第1次印刷

出 版 人：谢清风

责任编辑：曾赛丰

特约编辑：张 斌

封面设计：嫁衣工舍

ISBN 978-7-5438-7866-2

定 价：28.00元

发 行：中南出版传媒集团·北京涌思图书有限责任公司

(地址：北京市朝阳区安定路39号长新大厦1001室 100029)

联系电话：010-64426679

邮购热线：010-64421810

传 真：010-64427328

公司网址：[www.yongsibook.net](http://www.yongsibook.net)

投稿邮箱：[tougao\\_qc@yongsibook.net](mailto:tougao_qc@yongsibook.net)

# 目录

|     |                 |
|-----|-----------------|
| 第一章 | 离奇的同居 / 1       |
| 第二章 | 杀人的记忆 / 26      |
| 第三章 | 天国的阶梯 / 81      |
| 第四章 | 嫌疑犯 / 102       |
| 第五章 | 受害者 / 173       |
| 第六章 | 声音 / 188        |
| 第七章 | 父亲与儿子 / 195     |
| 第八章 | 会面 / 235        |
| 第九章 | 『黑暗律师』的规则 / 261 |



## 第一章 离奇的同居

高振原以为找到委托人南光子的家不会那么顺利，因为他只是在电话里问到地址并记录了下来，而事实上却没有费多大力气，穿过牛眠山隧道不久就到了。高振随手关掉汽车的电子导航仪，那个家伙已经喋喋不休地啰唆了好久。隧道的这端，景致迥然不同，繁杂的都市气氛顿时消失不见，眼前俨然一派幽静的田园景象，甚至让人对这里是不是首尔表示怀疑。

委托人南光子的家建在牛眠山下一座山丘顶上，孤零零地俯视着山脚下的村庄。恶劣的沙尘天气让阳春四月黯然失色，萧瑟的风在阴霾的天空下呼啸，让气氛更显得凄凉不堪。山坡顶上，一座独宅形单影只，它和阴沉的天空一起，组成了一幅无比阴郁的画面。



“不错！”

远远地抬头望去，高振似乎很喜欢那座宅院，口中流出一句短短的感叹。

通向宅院的山路足够一辆汽车通行，宅院门前也有停车的空地，但高振还是决定把车停在山坡下的村子里，徒步走上山去。因为这条山路看上去狭窄而曲折，开车上去，一旦对面来车，会显得非常狼狈。山路大概有 300 多米，坡度极缓，但对于年近不惑的高振来说，步行上去也难免不会气喘吁吁、汗流浹背。

沿山路上行，矮矮的院墙渐渐出现在眼前。院墙里面可以看到一幢红色房屋的外观。那是一幢宽敞大气的二层独宅，就算称它为宅邸也不足为过。仅地基就足有 200 多坪。看上去房屋的年代已够久远，大概是建于西洋建筑刚刚兴起的时代，到处可见已过流行的建筑样式。

宅院前是一片宽敞的空地。在空地的右端，一辆破旧的中型汽车面向院墙停放，想必是这家人使用的。汽车靠近院墙的部分非常干净，也许是为了防止汽车尾气熏黑了墙壁，才刻意避免了后向停车。

院门几乎算得上是文物级别，中间一道在 20 世纪 70 年代富人家的洋房里经常见到的厚重的褐色大门紧闭着，旁边是一扇大小适当的小门，主要供日常出入使用。也许这在修建当时是极其流行的样式。

小门左侧的柱子上，并列悬挂着两道乌黑发亮的门牌：

[ 徐泰皇 ]，[ 南成龙 ]。

“好威风的名字啊，可以当武侠小说的主人公了！”

高振看着这两个让他联想起 20 世纪 70 年代香港演员的名

字，不禁感叹地说道。

高振一按门铃，小门立刻“吱扭”一声打开了。门的里面连接着一条径直通向玄关的石子路，将院子分成了两半。右侧的院子当中有一座像是用仓库改造成的破旧厢房，左侧院子里有一个小小的池塘。看样子庭院是一直延伸到房屋后面，进门看不到的地方。

房屋的外墙用红砖砌成，一道道裂纹印证着岁月的痕迹。墙砖多半已变成暗红色，中间还装饰着银色花岗岩。来到这户人家的访客看到这座房屋所产生的庄重感觉，大多是因为看到了这红色的外墙。房屋右侧外墙上修建了一条通向二层的楼梯，明显是后来建成的。右侧的楼梯本来并不是与房屋一体的，从这一点上来看，开始应该是为一家人建造的二层房屋，而出现了另一家以后，才又修建了一个单独的楼梯作为出入口。这难道就是门牌上的徐氏和南氏一家吗？

行至玄关，高振发现在右边院子角落里的厢房前，突然闪出一个人影儿，是个体型佝偻的瘦弱老人，身体有些不太灵活。看他衣衫褴褛、手持铁锹的样子，可能是在这户人家里干活儿的人，年纪看上去已经很大了。明明是第一次谋面，老人的眼里却闪现出让人胆寒的仇视目光，这让高振从远处就能明显地感觉到，那是一种让人无法不去在意的眼神。高振虽然感觉诧异，但还是装作没有看见的样子避开了。

高振走上通向一楼玄关的台阶，不假思索地打开玄关的大门。突然，高振愣住了。屋子里面漆黑一片，窗子用窗帘围得严严实实，连灯也没有开。想必屋主是个性格阴暗的人。

“有人在吗？”

高振用足够洪亮的声音问道。





许久，里面终于有了动静。随着屋内的房门打开，从里面慢慢走出一个老人。一身灰色长袍下面是一副健壮的身材，甚至让人猜不出他的年纪。

“哪位？”

声音厚重而低沉，仿佛从洞穴中传来一般。

话里并没有对这位贸然闯入玄关的陌生访客的恐惧和慌张，反而充满了敌意。老人鼻梁高耸，这种面相从观相学角度来说属于性格外向、精力充沛的类型。几乎已经半秃的头上，只剩下侧面和后面的几缕白发。看起来好像快七十岁的样子，但考虑到他那有些显老的头发，高振推测老人实际年龄应该只有六十几岁。老人面色红润，并不是因为他白天喝了酒，而是老人的气色原本如此。这种脸色使老人更增添了几分攻击性。

“我和南光子女士约好的。”

“请上二楼，走外面的楼梯。”

留下一句硬生生的话后，老人转身回房去了。贸然来访的高振的确失礼在先，而即便如此，这样对待客人也不会给人一种礼貌的感觉。老人的话里带着让人无法轻易拒绝的重量，他强悍的个性能让人忘记那让人倒胃口的语气，这也是他活了这么久的原因。

真是个有趣的老人。离开之前，高振环视了一下房间的格局，昏暗的客厅里，在一面墙上挂着一个硕大的墨绿色玻璃镜框，里面的红色三角形绶带上，叠放着几个星状金属装饰，分明是勋章的样子。难道屋子的主人是个退伍军人？

高振关上玄关的门走了出来，自己莞尔一笑。其实他早就猜到委托人南光子应该是住在二楼的，只是见到两个门牌感到很好奇，才装作误入一楼的房间看了一下。不知道这是不是一



种怪癖。

高振沿建筑右侧的楼梯行至二楼，委托人南光子似乎从刚才听到门铃声为高振打开大门时开始，就一直在楼上等待着他。二楼玄关的门敞开着。走进玄关，只见客厅地板上站着一位六十岁左右的妇女，表情拘谨。一件轻薄的浅蓝色长裙明快修身，让她看起来要比实际年龄年轻一些。她抬头看着身材高大的高振，用沉稳的语声问候道：

“您是高振先生吧？快请进来吧，我就是给您打电话的南光子。”

高振被她让到客厅的沙发上坐下。尽管谦让再三，他还是被主人请到了最舒适的单人沙发上。南光子端上茶水，小心翼翼地坐在长长的三人沙发中的一个位子上。高振发现面前的茶杯非同寻常，仔细一看，原来是哥本哈根的皇室器皿。

一直在“暗地里”活动的高振，在业务上主要把委托人分为两种。一种是从开始就蛮横无理，想要先发制人、胡作非为的人；另一种是态度端正，想要得到善意帮助的人。高振看南光子的态度，估计她应该属于后者。南光子用谨慎的语气说：

“让您大老远赶来，真的很抱歉，因为家里有事实在是脱不开身。”

“没关系的，正好我也很久没有呼吸到新鲜空气了。”

说完忽然想到今天恶劣的沙尘天气，高振不禁干咳了几声。

“很抱歉，您就是人称‘黑暗律师’的那位高振先生对吧？”

“是的，没错。如果您说的‘黑暗’指的是‘不出庭’的意思的话。”

高振怕这位温和的女人对自己产生恐惧，故意在点头称是的同时补充了一句。





至今单身的他做过五年的法官，不知哪天突然辞职不干了。律师事务所也关门大吉，不再出庭审案，只是忙于在暗地里接受法律委托，接受咨询或者帮人解决问题。不知不觉地，有人给他起了一个名字——“黑暗律师”，从此他便成为民间很有名的人物。因为很多人觉得以法定程序进行委托的手续过于复杂，又过于公开，所以让人意外的是，高振这样的人很受欢迎。也许“黑暗”这个词语容易让人误会，有些人会对这种人感到莫名的恐惧，还有人甚至委托以违法犯罪的行径。所以在接受委托任务之前，需要有一个解除误会的环节。想必南光子也是从别人那里听到的传闻。高振昨天突然接到南光子的电话，并答应了来她家里的请求。

南光子说话时，脸上带着若隐若现的笑容。

“真是太好了，听说您叫‘黑暗律师’，一直以为您是一个相貌凶险的人。今天一见，发现您除了脸有点儿黑以外，长得不错啊，看您的眼神就知道您很善良。”

高振深知自己的缺点，连忙答谢道：

“谢谢夸奖，您找我有什么事？”

南光子犹豫了一下说：

“说来很难为情，是关于遗产继承的事。”

本以为是什么秘密的委托，原来那点儿期待之心顿时消失殆尽。继承在法律上无论是顺序还是继承人都有严格的技术性规定，属于争辩空间很小的领域。然而，南光子接下来的话却有些不同寻常。

“我必须先说一下我们家里的情况。我有个哥哥，叫南成龙。曾经是大学教授，现在退休在家。”

“您说的可是首尔大学人文学院的南成龙教授吗？”

“是的，就是他。”

那是位曾经常在电视讨论节目里露面的知名教授。

“我哥其实剩下的日子不多了，他被诊断出了胃癌。”

“哦，今年多大年纪了？”

“63岁，比我年长一岁。现在出去了，不在家。”

很显然，南光子今年是62岁。她抿了一口茶咽下，说道：

“我哥有个女儿，叫南珍熙，今年26岁。可能因为哥哥老来得女的缘故，他把珍熙视为自己的掌上明珠。如果哥哥去世了，自然应该由珍熙继承遗产。哥哥一生踏实肯干，又很会理财，所以有不少积蓄，还在各地置了些田地，这所房子也是哥哥名下的。”

“南成龙先生的夫人不在了吗？”

“她已经和我哥分居12年了，听说去年去世了。”

“那么女儿应该全部继承的。对了，南女士的意思也是想在遗产中分得一部分，所以找我的吧？”

高振的猜测让南光子脸上泛起了红晕。

“说实话，我也得为自己的晚年做准备了，但现在手里一分钱都没有。可我也不是游手好闲的人啊！我男人走得早，我来到这家里以后也没少做事的。像个傻瓜一样只知道相信我哥，到这把年纪了没想到落得这份田地。我想去事务所找律师帮忙，可又怕传到别人耳朵里，所以听说先生的大名后，就跟您取得了联系。听说无论多么棘手的问题，您都能神不知鬼不觉地解决。哦，我这么说是不是不太妥当？请原谅我的失礼。”

“没关系。但是听您这么说，这不是法律问题，而是家庭问题。您可以跟南教授直截了当地说嘛，这不是应该用什么手段来解决的事情。”



高振想婉转地拒绝南光子后起身准备离开，后悔自己没有仔细听好委托的事就急着赶来这里。这种事就好像一对情侣之间出现了分歧，本来是一个拥抱就能解决的问题，非要诉诸法律，岂不让人耻笑？南光子的情况也是一样，这根本算不上是法律问题，只是在人家面前说点儿好话就能解决，高振对此毫无兴趣，何况自己也不愿意为这个贪图自己侄女应得财产的姑妈出谋划策。南光子似乎看出了高振的想法，急忙挽留道：

“请等一下，我不是贪图侄女的钱，是因为前不久我无意中听到一些话，让我始终不能忘记。”

“无意中听到？什么话呢？”

一旦被勾起好奇心就会不知所措，这是高振最大的弱点。高振来了兴致，又坐了下来。

“大概是两个星期以前，那天白天的时候有人来找我哥，也是一位律师。我去房间里送水果的时候，无意中听到他们在说关于遗嘱的问题，我真不是有意去听的。”

“您听到什么了呢？”

“律师先生和我哥两个人好像在录音。”

“哦！”

“原来他是准备了录音遗嘱！”高振猜想。录音遗嘱的形式在法律上有严格的规定，稍有一点不合格之处就会失去法律效力。很多人想不到使用这个办法，留遗嘱的时候只是随便用笔写下来，却往往成为家庭矛盾的导火索，反不如不留遗嘱的好。录音遗嘱是法定的五种保留遗嘱的方式之一，留遗嘱者将遗嘱内容、本人姓名和留言日期进行录音，现场的证人也要录音，以确保遗嘱的准确性。看来南成龙是把律师请来作为证人录制遗言的。

“好像是什么遗嘱，前面的部分听得很清楚。‘本人南成龙，我死后第一继承人是我的女儿南珍熙。’下面的话有些奇怪，‘第二继承人是徐……’后面就听不见了。好像家里有什么东西响，跟说话声混在一起听不清楚。”

“确定是姓徐吗？”

“是的，确定姓徐。肯定不是我。‘徐’和‘南’的发音我还不至于听差。”

“当然。”

高振想起门牌上的名字，问道：

“门牌上有一个徐泰皇的名字，姓徐的话会不会是一楼那家里的人呢？”

“我想也是这样，肯定是一楼那家人中的一个。”

“一楼住的是什么人呢？既然不同姓，为什么会住在同一所房子里面？甚至还要分给他们遗产？”

说完高振坐直了身子，准备仔细地听南光子讲一讲。

“这个有点儿复杂，您可能不太理解，但我还是要说给您听。按时间先后，首先从上一辈的事情说起比较容易些。徐家的父辈徐判昆和我妈妈李芬姬，两个有过一段失败的婚姻经历的人再婚走到了一起。当时是1959年，到现在已经有50多年了。两个人都是1927年出生，年纪一样大，现在都已经过世了。

“徐判昆和前妻的孩子叫徐泰皇，我哥哥南成龙和我南光子是李芬姬、也就是我妈妈带来的。我们兄妹的亲生父亲叫南卦田，他和妈妈离婚以后一直杳无音信。

“这样徐判昆成了我们兄妹二人的继父，徐泰皇成了我的（非亲生）哥哥。徐判昆做过贩盐生意，挣了不少钱，但脾气暴躁得让人害怕，甚至有些残忍。泰皇哥哥的脾气和他爸爸一



模一样。妈妈带着我们兄妹小心翼翼地生活，甚至不敢大声说话。我妈妈年纪轻轻就离了婚一个人养活我们兄妹，受了很多苦。妈妈人长得漂亮，就像街边摇曳的波斯菊。尽管个子不高，相貌却不比电影明星差，很多男人都追求过她。在那个离婚女人往往不能受到正常待遇的年代都有男人追求，可想而知妈妈有多么的漂亮。但是世事总是如此，越是美丽的女人，越不能嫁给好的男人，往往最后都被一些性格强势能够驾驭自己的男人娶进门。也许因为妈妈的性格过于依赖男人，所以才会想要依靠脾气火爆的徐判昆。也许这是她这辈子最大的错误。”

“为什么说是一辈子最大的错误呢？”

“因为妈妈她……”

不知不觉中，南光子的眼圈红了。

“被徐判昆杀害了。”

“哦。”

高振装作为南光子的家事感到震惊，其实内心深处也已经抑制不住兴致的膨胀。

“妈妈死在徐判昆的乱刀之下。现场惨烈得连警察都看不下去了。然后徐判昆从小路跑掉了，几个月后有人在山洞里发现了他的尸体，据说是饿死的。这可能就是因果报应吧。”

南光子说到声音沙哑，她喝了一口已经冷却的茶。高振小心地问道：

“因为什么呢？为什么会把一起生活的妻子残忍地……”

“好像是徐判昆因为琐碎的事和妈妈争吵起来，后来突然动了刀子。他实在不能称为正常人。徐判昆平时在家里定了很多严格的规矩，不允许任何人违反。他就是这种怪异的性格。”

“有的人在家里喜欢像暴君一样行事，他可能就属于这

种人。”

“不是暴君，他生气起来简直就像个疯子，最后就会变成真的疯子。”

尽管是很久以前的事，而南光子的脸上还是写满了憎恶的表情。她努力控制着自己激动的情绪，继续说道：

“这所房子是案发之前由徐判昆置办的，后来我们一起搬了进来。徐判昆为了逃税，把房子登记到了妈妈的名下。不管怎样，因为形式上是妈妈的，所以我们兄妹二人继承了下来。那件可怕的事发生在搬来以后的第二年，就是1967年。那年我19岁，我哥哥20岁。对了，因为在当时的社会，用我这个女人的名字登记继承共有财产有点儿不妥，所以房子转到了南成龙一个人名下，也就是说本来这所房子里是有我的股份的。

“事情变成这样，泰皇哥一时没有别的地方可去。他是长子，那年只有22岁，那时候参军去了。事情发生后，不知从哪儿冒出一群债主和亲戚像鬣狗一样来讨债，徐判昆名下的财产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分光了。因为财产的继承人泰皇哥正在服役，正是瓜分钱财的好时机。所以我哥南成龙看徐泰皇可怜，说要帮帮他，就让他住在这里了，就一直住到现在。”

“南成龙先生也很伟大。虽说是哥哥，但不管怎样徐泰皇也是杀母仇人的儿子。”

高振从内心深处对南教授感到叹服。

“房子里住的人太多了。我们让泰皇哥住在这里，但也不愿意看别人脸色过日子。所以我们把一楼让出来，自己挤在二楼的屋子里。泰皇哥好像也没有感谢的意思，可能是意识里觉得这本来就是自己父亲的房子的缘故吧。”

“其实从徐泰皇的角度考虑，也可能觉得冤枉。父亲为了





便于逃税，只是把房子登记到李芬姬名下而已，本来就应该这是我的。他可能会这么想。”

高振感觉到了南光子脸色发生了细微的变化，他马上转换了话题缓和气氛。

“哦，我不是偏向他说话，只是从人性的角度随便这么一说。其实刚才我去过一楼，见到徐泰皇先生了。头上有些秃顶的人就是吧？”

高振一边说，一边用右手在自己额头上方摸了一下，模仿秃顶的样子。

“哎呀！我没有告诉您直接来二楼，让您走错了吧？真不好意思。上了年纪记性就是不好，最近连亲近的人的名字和长相都记不清了，年纪大了真是……”

高振只好安慰不断长吁短叹的南光子道：

“不是这样，其实我知道您在二楼，故意去一楼看看的。见到了徐泰皇先生不是更好吗？要不然我一定很想知道他是个什么样的人。”

“那么您早就知道我住在二楼？我好像没有告诉您我住在二楼……”

“进来的时候看过门牌，左边是‘徐泰皇’，右边是‘南成龙’。一般来说顺序排在前面的人会放在左边。看到通往二楼的台阶是后来修建的这种构造，我猜一楼应该是年长者的房间，那么二楼就应该是南成龙的家。这和委托人南光子女士同姓，您当然在二楼了。”

“原来是这样。泰皇哥没有失礼之处吧？”

“是我先失礼了呀，或者说当时是以失礼回应失礼的一种情况。尽管只有短暂的接触，也能够看出徐泰皇强悍的性格。”



“和他爸爸一模一样，长相、性格都是，是很有领袖气质的人。”

“父亲的狂气也遗传了吗？”

高振突如其来的提问也许有些失礼，南光子只是回以一个似笑非笑的表情，也许这是个她无法回答的问题。

“徐泰皇先生以前做什么工作呢？”

“是个军人，年轻时前线、后方转战了很多地方。他不愿投靠其他亲属，就在这里一直住了下来。他还被授予了两星少将的军衔，我看以他的脾气，不发动一场政变都很奇怪。”

“两星少将……真了不起！现在情况怎么样？哦，我是指经济状况。”

“看来不是很好。退伍后靠退休金勉强维持生计。军人就那么点儿死工资，养3个孩子也攒不下钱。连这房子也是我哥哥的财产，泰皇哥也够艰难的。”

高振好像想起了什么，问道：

“徐泰皇先生的夫人呢？刚才没有看见。”

“……”

南光子沉默了一会儿，像是在考虑提及一些事情有没有必要。不久，她看样子作出了决定，终于开口了：

“出了点儿意外，两年前。”

“出了意外？是发生了交通事故吗？”

“被人杀害了。”

“哦。”

高振只能用短促的应答掩饰自己胸中涌动的好奇心。一家之中接连发生杀人事件实属罕见，而且是作为家长的徐判昆、徐泰皇的妻子连续两代都被杀害了，难道只是偶然吗？

